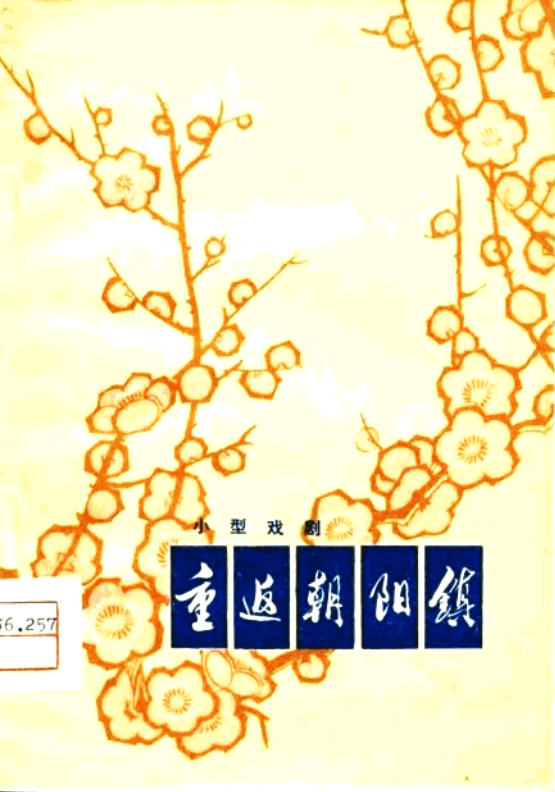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型戏剧

重返朝陽鎮

6.257

封面设计：梁步麒

重 返 朝 阳 镇

重 返 朝 阳 镇

本 社 编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路七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 $\frac{1}{8}$ 字数：88千字

1978年10月第1版 1979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500册

*

书号：10088·608 定价：0.33元



目 录

一袋水泥.....	马士毅 (1) 苏胜利
试验田里.....	高建宏 (22)
任重道远.....	杨丙玉 (42)
上工地.....	庞可银 (67)
重返朝阳镇.....	王东满 (84)

一 袋 水 泥

(小戏剧)

马士毅 苏胜利

时间 初春。

地点 太行山区某水泥厂。

人物 玉 萍——女，二十一岁，水泥厂支农办公室负责人。
杨大伯——男，五十多岁，干岭大队水利专业队队员。
喜 菊——女，二十八岁，石坡大队农修厂负责人。
小 马——男，二十岁，水泥厂支农办公室成员，保管员。

〔水泥厂支农办公室门前：右侧一幢出檐房间，门旁挂有“支农办公室”木牌。檐下备有桌椅、电话机。正面设有“支农专栏”。一条厂内大路横贯其后，右通车间，左通厂外。远处峰峦重迭，梯田层层。〕

〔幕启：在欢快的音乐声中，杨大伯兴致勃勃地上场。〕

杨大伯 (唱)新长征号角响连天，
学大寨洪流漫山川，
为实现总任务争作贡献，

俺队里就象火一团，
打机井，挖清泉，
开渠引水上高山，
社员们一个汗珠摔八瓣，
早晚星斗背在肩。
这几天引水工程又打歼灭战，
为的是灌地造墒闯过春播关。
老汉我领了个新任务，
天色朦胧就飞下山，
情满怀，歌一串，
兴冲冲不觉来到水泥厂门前。

〔玉萍背挎包上，发现杨大伯。〕

玉 萍 （热情地）杨大伯，您好！

杨大伯 好啊！玉萍。

玉 萍 大伯，什么事把您乐成这个样？

杨大伯 玉萍呀，华主席率领咱实现四个现代化，贫下中农哪个不是眉展眼笑心花开！（风趣地）眼见这荒山变绿山，绿山绕银带，银水灌梯田，山区变江南，你大伯我呀，就象是枯骨换童胎，精神更豪迈！

玉 萍 哈……是呀，大伯，华主席讲的正是咱们想的，华主席干的就是咱们盼的，新时期的光辉前景确实鼓舞人心哪！哎，大伯，你们的水利工程快竣工了吧？

杨大伯 快啦，快啦！

（唱）今天大打扫尾战，
很快提水上高山，

旱地喝足清甜水，
定把高产来贡献。

玉 萍 太好了。大伯，您今天来……

杨大伯 无事不登三宝殿嘛！

玉 萍 那可不一定。

杨大伯 嗯？怎么，你说大伯我是没事串门来啦？

玉 萍 （俏皮地）我可不是那个意思。大伯，我是说，如果有事，你只管把电话机一摆，摇把一转，命令一传，我们保证啊——

杨大伯 怎么？

玉 萍 全部照办！

杨大伯 哈……我的支农办公室主任呀，事情怎么能那样做啊！（煞有介事地）就这样，我们队的群众对你们厂还有意见哩！

玉 萍 （认真地）意见？（忙掏出笔记本和钢笔）

杨大伯 可不，你们厂的工人多次利用工余时间给我们往工地送水泥。大伙说：水泥厂既是供货站，又当运输班，天长日久呀，把我们的腿儿都给惯懒啦！

玉 萍 （收起笔记本和钢笔）看您说的。大伯，支援农业是我们应尽的责任，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呢。

杨大伯 够啦，够啦，不光够啦，早超过去啦！今天我怕再打扰你们，自己来走一趟。

玉 萍 哎，大伯，你们需要的水泥，不是已经按计划送够了？

杨大伯 按计划足够啦。可前几天，有个大队急用水泥，我们借给人家几袋，昨天各项工程基本完成，就剩下

三十米陶瓷管安装任务，偏巧还少一袋水泥。

玉 萍 （一怔）一袋水泥？好吧，我看一下。（向办公室）
小马！不在？哎，怎么把门都上锁啦！（发现门上
贴一纸条，念）“停车维修，水泥没货。”小马呀！
你太……（揭下纸条，放进挎包）大伯，水泥用的
急吧！

杨大伯 玉萍，你看，一冬无雪，三春无雨，地 头 干 得 冒
烟，要 墒 没 墒，眼看连种子都下不进去啦！……

玉 萍 啊！是急事呀！

杨大伯 大队党支部作了决定：今天连明搭黑，苦战一天，
提水上山，灌地造墒。可没水泥，咋安装瓷管送水
啊？唉！……

玉 萍 （自语地）一袋水泥……（沉思）
（唱）工地上用水泥刻不容缓，
争时间抢春播大事关天，
偏遇咱修机器停工停产，
仓库存货又发完，叫人好为难！

杨大伯 玉萍！你……

玉 萍 大伯！不瞒你说，目前许多大队都在大搞水利基本
建设，水泥用量很大，可机器配件磨损得厉害。为
了保证优质高产，在完成订户计划的前提下，我们
厂从昨天停车维修。可巧，磨沟水渠急用大量水
泥，昨天中午又把库里的存货全部提走了。眼下水
泥……

杨大伯 没啦？那，我再到别的地方找一找。（欲走）

玉 萍 等一等，大伯。你们的工程很紧，往返奔波要用时

间。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，想办法帮您解决一下。

杨大伯 那，太好啦！

玉 萍 您先歇会儿。（让杨坐下，拿起电话机）摇石坡。石坡大队吗？我是水泥厂支农办公室。喂，干岭大队今天急需一袋水泥，你们那儿不是还有点存货吗？是否能先转借一下？噢？昨晚加班用完啦？那好，再见。

杨大伯 姑娘，没有就算啦，别难为你。

玉 萍 不，大伯，我们支农办公室不能及时解决农业用料，问心有愧呀！这样吧，我到车间找高师傅商量一下，如果熟料磨机修配完善，高炉车间还有熟料存货，设法抽人先生产一袋。

杨大伯 那，太麻烦你们啦。

玉 萍 （倒水）大伯，咱们虽然在工农两条不同的战线上，可目标是一致的，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怎么能说是麻烦我们呢？您喝点水，再等会儿。（下）

杨大伯 （无限感叹地）多好的工人同志啊！（巡视“支农办公室”木牌和“支农专栏”）

（唱）支农牌挂墙上红光四放，

急农急想农想暖人胸膛，

这精神我一定带回工地，

学先进鼓干劲大干快上。（坐下抽烟）

〔小马提一个布袋上。

小 马 真费劲，可算找到啦。

杨大伯 哟，找到啦？（急起，顺手把烟袋放在桌上）

小 马 你说什么？

杨大伯 水泥呗。

小 马 （漫不经心地）水泥？（坐下从布袋内取出大提琴，弹了弹）水泥还会唱歌儿？

杨大伯 这是什么？

小 马 这不是水泥，是大——提——琴！（又弹又拉）

杨大伯 小同志，你是……

小 马 （不耐烦地用弓一指）那不是挂着牌子？支农办公室的，刚调来。哎，老同志，你找谁啊？

杨大伯 就找你们，买水泥。

小 马 买水泥？哎呀，你没见俺门上贴的“安民告示”？你不识字吧？来，我念给你听——（放下提琴，走上前去，发现纸条被揭去）哎，怎么不在啦？

〔杨大伯情不自禁地笑。

小 马 （生气地）谁让你揭掉我的“安民告示”？

杨大伯 （玩笑地）咱可没胆量揭你的“皇榜”啊！

小 马 （余怒未息）哼，不管是谁，就是揭去一百张，该没货还是没货。我说老同志，停车检修得三天，你还是另想办法吧！

杨大伯 小同志，你别发火嘛。玉萍——

小 马 （截断）玉萍不在。就因为没货，昨天下午她才外出搞调查去了。

杨大伯 我们只用一袋……

小 马 （不耐烦地）咳！一袋也不行啊！

（唱）巧媳妇难做没米饭，

话说三天也空谈。

你虽然要的只一袋，

做起来五大车间都牵连：

备料细，配料严，

均匀粉碎不一般，

高炉炼，磨机碾，

还得闯过检验关。

眼下修配正紧张，

你还是另想办法另打算。

杨大伯 那就算啦。小同志，是玉萍刚才说设法帮我们搞一袋……

小 马 （自语）玉萍回来了？（对杨大伯）咳，机器不开产，她也没法办。你就甭让她推不开又端不出的进退两难啦！

杨大伯 也是。那就请你转告她一声，别再难为啦！（欲走）

小 马 你等等，既是玉萍答应过，我把这事登记一下，开车生产后，有了货可以优先照顾你。（拿登记簿）

杨大伯 别麻烦了。等有了货，恐怕也是正月十五贴门神——过了时啦。

小 马 噢，就这么急？你是哪个单位的？

杨大伯 厂南十里，干岭大队。

小 马 （轻蔑地）啊！一个生产大队的！要水泥干什么用啊？

杨大伯 安装三十米陶瓷管。

小 马 安装陶瓷管？（一想）哎，你们用料很急，数量又不大，我看给你们这样解决一下吧。

杨大伯 （喜出望外地）那敢情好啊！

小 马 这里还有几袋，就是质量稍次点，就给你一袋用

吧!

杨大伯 (犹豫) 质量次点, 能行吗?

小 马 没有朱砂, 红土为贵, 毕竟是安装陶瓷管嘛!

杨大伯 那……

小 马 事后, 我还可以请示一下, 削价处理。这样一来, 你们能应急, 又合算。

杨大伯 那, 好吧。

[小马进办公室搬出一袋水泥。

小 马 来, 你的车子呢?

杨大伯 (指肩) 在这儿呢。

小 马 怎么, 你要扛?

杨大伯 对。

小 马 咳, 连个车也没赶? 这人真是——

(唱) 有帆你偏要把橹摇,

有路你偏走独木桥,

一袋水泥重百斤,

这可不是开玩笑。

杨大伯 小同志!

(唱) 一袋水泥重一百,

套车费畜合不来,

山高坡陡全不怕,

朝阳一轮暖胸怀。

小 马 你这人真有个犟劲。

杨大伯 事情紧着呢。小同志, 请你告诉玉萍一声, 就说我走啦。(扛一袋水泥下)

[小马送走杨大伯, 返身转来, 发现桌上的烟袋。

小 马 咳，真不理解这种人，着哩着急，慌哩慌张，为了
一袋水泥，竟连烟袋都不要了。

〔玉萍扛一袋水泥上。〕

玉 萍 杨大伯！哎，小马，报告你个好消息！

小 马 什么好消息？看把你乐的！

玉 萍 磨机已经修配好了，试车水泥，质量达到了六百个
标号！

小 马 啊，这么快！这么好！

玉 萍 没想到吧？

小 马 千真万确没想到哇。哎，你怎么把水泥扛到这儿来
啦？

玉 萍 这是同志们特地给干岭大队加工的一袋优质水泥。

小 马 哦……

玉 萍 （玩笑地）从这以后，你可再不用说：“巧媳妇做
不出无米饭喽！”“支农的家难当啊！”哈……！
哎，杨大伯呢？

小 马 干岭的吧？我把他打发走啦。

玉 萍 没拿上水泥怎么就走了？

小 马 我把堆在办公室墙角的给了他一袋。

玉 萍 （一惊）啊，那是废品，你不知道？

小 马 咋不知道。

玉 萍 那你……（生气地）小马，就因为机器发生问题，
产品质量不合规格，我才把它另放起来，你怎么把
它发了出去？

小 马 唉呀，人家急着用，库内又没货，你说我该咋办？

玉 萍 小马——

(唱)支农要做到彻底完全，
决不能马马虎虎付之了然，
供水泥应想到修建质量，
用残品工程上定出麻烦。

小 马 (漫不经心地)麻烦?咳!那会出多大麻烦呀!

(唱)千里森林树一棵，
万张牛皮毛一撮，
共满一袋次品货，
何必小题又大作!

玉 萍 什么?小题大作?

(唱)厂党委再三要求高质量，
支农产品不合规格不出厂，
别看是一袋次品货，
反映出咱是啥思想?

小 马 啥思想?

(委曲地唱)他苦苦求援急如浪，
我费尽心机为他忙，
本来是急农之急一片心，
反倒成了坏思想。
这才是伏天送水自讨苦，
雪里送炭遭冰霜!

玉 萍 (唱)急农之急是方向，
积极供货理应当，
有热情更得讲认真，
严重后果尤需防。
似这样，

雪中送炭成碎石，
旱苗求雨逢冰霜，
事与愿违遗后患，
动机效果皮两张。
是帮忙还是帮倒忙？
你该抚心自问想一想。

小 马 我想什么？玉萍，别这么东一箭西一枪的叫人受不了。我问你，他们要水泥是干什么用的？

玉 萍 安装三十米陶瓷管。

小 马 嗨！我还以为是修建什么高楼大厦呢！

玉 萍 你说什么？

小 马 我是说，即便次品水泥出点问题，也不过是三十米陶——瓷——管！

玉 萍 啊！这是什么话！（严肃地）小马同志，咱们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，干岭大队多少社员辛辛苦苦奋战，出大力，流大汗，实指望能早日引水上山。你送去的残品水泥导致管头漏水，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吗？

小 马 （满不在乎地）不见得会那么立竿见影吧！

玉 萍 即便暂时问题不大。天长日久，正当用水之际，问题百出，他们将动用多少劳力，释疑难，找根源，深挖三尺复土，检查全程管路，重新拆卸，重新安装，这会造成多大损失？

小 马 啊……！

玉 萍 目前正值春耕时节，旱情这么严重，如果不能及时造墒抢播，作物收成又将会受到多大影响啊？

小 马 这，我可没考虑过。

玉 萍 再说，我们的任务是直接为农业服务，你这样做，究竟是支农？还是坑农？

小 马 （一震）坑农？哎呀，我真不理解。玉萍，你为什么老要往坏处想啊！

玉 萍 小马同志，不是我要往坏处想，而是残品水泥必然导致坏的结果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有着极其沉痛的教训啊！

小 马 教训？什么教训？

玉 萍 （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）就在咱们厂的附近，有这么一个大队：过去，吃水贵如油，冬春百家愁，十里山路一挑水，汗水为着吃水流……为了解决人畜用水，大队党支部下决心修建一个蓄水池。全村男女老少人人出动，白天生产，黑夜加班，借着月光挖土方，提着马灯运石料，又筹资金，顾车辆，想方设法从外地买来五吨水泥。就这样，辛辛苦苦奋战了一年之久，结果，就因为水泥质量导致水池漏水，落了个鸡飞蛋打一场空……

小 马 啊！……

玉 萍 就是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，语重心长地对咱说：同志啊，万恶的“四人帮”害得我们够苦了。我们横下一条心，要把“四人帮”耽误的时间夺回来，造成的损失补起来。希望你们多产水泥，产好水泥，做个支援农业的好后勤啊！可我们……（沉痛地掏出笔记本将“安民告示”的纸条递在小马面前）

小 马 （接住“安民告示”纸条，思绪万千）……

玉 萍 小马同志！

(唱)贫下中农满怀期望情一片，

沉痛教训应深刻记取思三番。

支农牌不是为装饰门面，

咱言行需考虑彻底完全。

你只说一树一毛不足道，

可曾想蚁穴溃堤后果惨？

你只见高楼大厦耸云端，

可想到根基不牢要翻天！

别小看三十米陶瓷管，

它能引水上高山，

它能浇开大寨花，

它能灌出米粮川，

它能促进祖国建设大发展，

它和世界革命紧相连。

华主席发号令神州遍地卷巨澜，

除四害扫障碍百舸争流竞向前，

看全国各行业万马奔腾征战急，

为实现总任务众志成城齐攻关！

咱应该——

胸怀大目标，把正方向盘，

高举大庆旗，红心向田园，

支农线上做贡献，

让大寨红花开遍祖国万重山！

小马，你好好想想吧！（扛水泥下）

小 马 （内疚地把“安民告示”撕碎）我……唉！

(唱)玉萍她一番话诚恳委婉，
我心里七上八下乱圪翻，
往日里没树立支农观点，
到如今胸无方向路走偏。
眼前事成大错责无旁贷，
想后果更叫人胆战心寒。
这一袋残品货必须追回，
要不然船到江心补漏晚。

对！把水泥追回来。(欲走又返)这，要是追上杨大伯，叫我怎么开口啊？刚才说“能行”的是我，现在说“不行”的又是我，这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？(见烟袋)咦！那不是杨大伯的烟袋吗？(略加思忖)对，送烟袋，换水泥，就这样。

[小马拿起烟袋欲下，喜菊扛一袋水泥上。

喜 菊 小马，给。

小 马 什么？

喜 菊 水泥呗。

小 马 水泥？(莫名其妙地)嫂子呀，你怎么往水泥厂送起水泥来啦？

喜 菊 哎，刚才不是你们给咱石坡打电话，说干岭大队急需一袋水泥吗？(放下水泥)

小 马 噢！……

喜 菊 小马，你们的工作做的可真不赖呀！

小 马 (误解地)哎呀，我的好嫂子，我的问题我清楚就行啦，别再雪上加霜，冷落人啦！

喜 菊 好就好呗，还对着嫂子装正经哩！